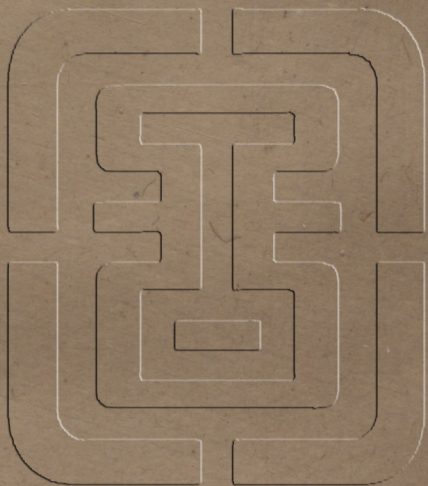




三
三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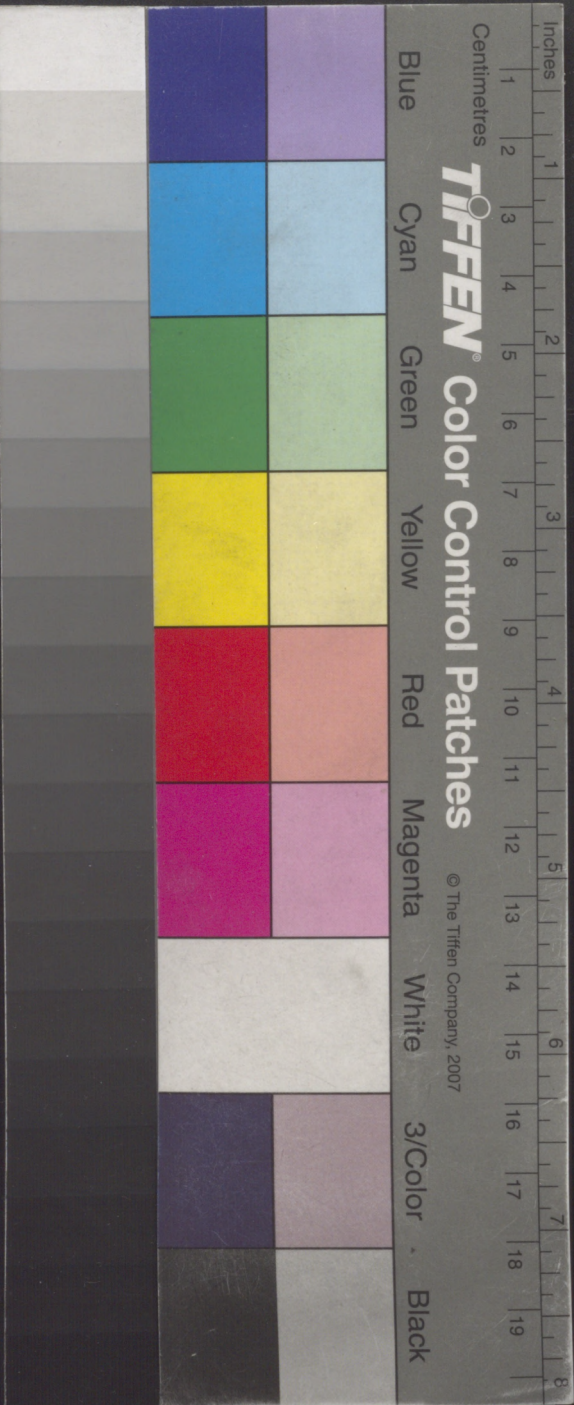
子
8-3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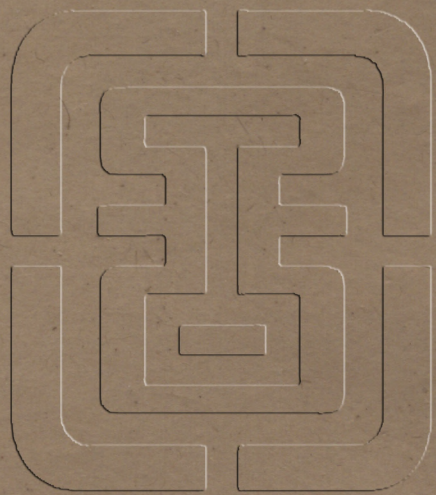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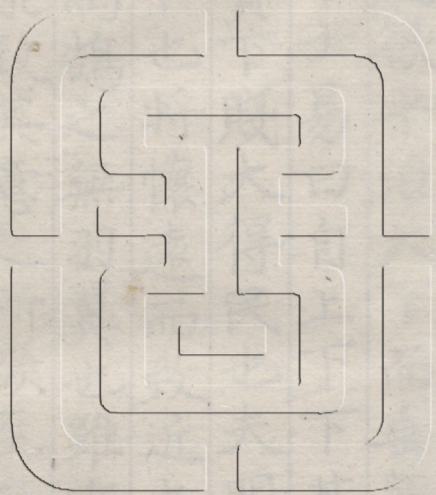
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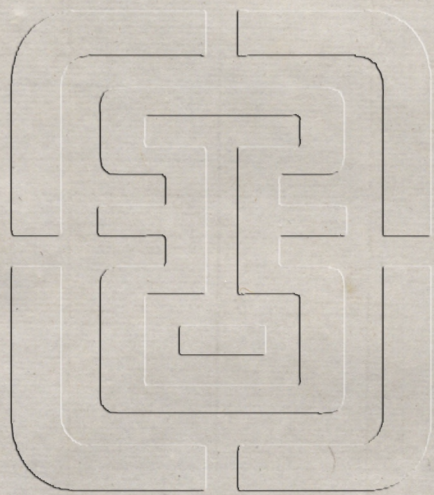
三



蘇苑卷第八

善賞





說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
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
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
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
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
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
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



言苑卷八
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
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
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
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
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
切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
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
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
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

人桀用有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
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
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
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
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
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
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
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

說苑卷八
二
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

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維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存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

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徃世而視已事其
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惜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
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
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
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
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
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
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

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
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
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
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
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柰何
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
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
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
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

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
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
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
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
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
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
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
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

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
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寧戚故將
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
國司馬喜躡脚於宋而宰相中山范睢
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
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
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
齊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
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

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
中野譬猶縣縣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於色聲音之風感而
動乎心竄威擊牛角而商歌相公聞而
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壇孔子爲之下車
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
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
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
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

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
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
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
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
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
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
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
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

見弑於巨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相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

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

吳人服以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故聲
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
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
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相公之賊
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
言而說乃聽遂使相公除報讎之心而
委國政焉相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
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相公無
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

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
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
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
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
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
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
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
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怕治之民得賢者
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

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
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
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
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
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
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
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
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

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
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
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
小矣

或曰將謂相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
義也將謂相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
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相公清潔乎閨
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
國失君之行也然而相公兼有之以得

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
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
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口一
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
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
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
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
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

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
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
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
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
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
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
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
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

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僂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

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拙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

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曾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

謝淵卷八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
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
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
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
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
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
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
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

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
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
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
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
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葛藟言博
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
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
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
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
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
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
桓公故有管仲令桓公在此則車下之
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
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

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
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
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
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
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
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
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
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

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馬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驥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

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廛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切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

謝別卷
十五
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

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紃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撫以相擗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

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鮒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

御待史鮒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工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問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

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
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
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
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
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
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
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
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
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
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
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說
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
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
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
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
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
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

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
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
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
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
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
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
得友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
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
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
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
死對曰身死妻子為勅焉隨會曰君奚
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
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
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
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
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車辭

諸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疇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君皆為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

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
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
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
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
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
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
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
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

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
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
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相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
臨貴相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相公曰
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相公賜之
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相公曰何故
對曰䟽不能制親相公立以為仲父齊
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
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
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
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
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
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
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
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
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
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
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
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
者九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
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
與共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

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揚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

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于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于子曰夫張

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

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鮓魚祝曰蟹堞者宜禾漉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

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眇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禽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眇子將楚悉發四封之

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蓋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眇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
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
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
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
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
受浮而飲之釀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
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
鰲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

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
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
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
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
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
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
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
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

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
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
賢而不能去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
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
己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
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
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
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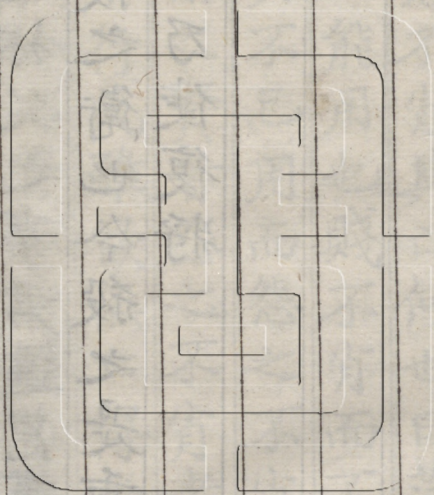
存憂未歇也因獸猶鬪況國相乎及荆
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
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
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第八

說苑卷第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
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
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
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
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
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
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



諫列卷八
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
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
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
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
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
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
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
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
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
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
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
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
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
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
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
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

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揚姬右擁越姬左裊社右朝服曰吾鍾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劓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等瑟坐有頃

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
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
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誅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
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
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
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
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

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
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
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
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
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
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
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
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

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
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
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
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
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
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
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
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

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
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
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
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
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
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
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
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

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

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萇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斡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

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
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
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
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
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
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
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
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
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

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
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
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
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
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
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
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
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
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

言文卷六
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蒞陽宮有不
孝之行從蒞蒞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
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
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
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
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
焦為仲父爵之為上卿皇帝立駕千乘
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蒞陽宮歸於
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

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
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
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
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
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
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
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間暇之人也然且
至而死矣今子持草茅之人耳諸御已

言苑卷六
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
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
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
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
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
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
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官之竒而
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

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
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
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
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
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
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
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
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
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

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
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
日今日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
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
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
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
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
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

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剡
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
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
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
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
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
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
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誅於一劍非武
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

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徃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

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

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
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
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
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
陵崩阨為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
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
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
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
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笛籥之贈以畋於
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
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
得如黃之狗笛籥之贈畋於雲夢三月
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
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
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
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
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

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
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
起矣王曰有咎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
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
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
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
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筮路之矰
逐舟之姬務治乎荆蕪國三十令荆國
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

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
以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譽
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嚮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
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
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嚮歸以告平公
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
叔嚮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
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

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
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
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
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簡
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
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
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
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

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
不勝欲為臺今復欲為鐘是重斂於民
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
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
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
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
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

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

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教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

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
乘六馬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
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
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則跪以
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
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
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
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
失行而則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

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
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
令則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
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
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
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

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
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
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
對曰夫布薦席陳簋蓋者有人臣不敢
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
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
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

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
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
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
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
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
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
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
勾踐乃以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山上使

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
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
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
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
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
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
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
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
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繆乎吳王不

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
君會以歸益䟽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
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
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
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
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
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爲詐
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
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

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
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
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吾
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
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
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
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
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
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強諫

沮毀用事微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
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
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
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
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
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快
快願王蚤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
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
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

反誅我我今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
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
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
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
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著
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
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
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為立祠於
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

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
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
此今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
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
與宰予比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
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
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
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

喟然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為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

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

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
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夫性也忠臣不敢
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
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
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
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

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
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
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
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
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
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

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
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
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
爲欲湯之冷冷一大炊之百人揚之無
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
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
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
揚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

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
矢也福生有 禍生有胎納其 絕其
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
之乃以契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
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
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
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
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
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

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

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

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
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
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
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
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
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
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
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聵聵喑則

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
滿倉廩合䟽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
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
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
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第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
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詬思無辱夫不
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
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

言苑卷一
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
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
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
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
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
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
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
獻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

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
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
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
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
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
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
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社宮成則缺
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
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

敬曰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
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
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
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
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
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
故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
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

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
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
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愈惡是非損
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
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
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
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
三人則下二人則軼調其盈虛故能長

言苑卷十
三
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歌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歌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歌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

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

謂其不忘故邪常拵曰嘻是已常拵曰
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
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拵曰嘻是已張其
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
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拵曰子知之乎老
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
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拵曰嘻是已天
下之事已盡矣何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

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
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
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
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
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
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
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
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
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

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

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

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
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
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
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
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
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
至乎官急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
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
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
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
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
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
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
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

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
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
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
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
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
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
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
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
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

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
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
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
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逭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
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
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
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

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
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
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
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
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
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
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
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

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
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
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
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
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
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
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誑
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
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

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義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

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
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
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
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
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
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
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
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

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
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
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
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
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
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
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
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

者仁乎觀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軼五偶則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

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

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
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
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
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
然申旗伏瑟而對曰主之料天下過矣
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
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
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
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智伯曰吾

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
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
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
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為天下
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
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
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
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

言苑卷十
十三
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于勢不與富期
而富自至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于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于驕不與罪期
而罪自至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于
攘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
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
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

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
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
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
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
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
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
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
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

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

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

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
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
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
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
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
江河繇繇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
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

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
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
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
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
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
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
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
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
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
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
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
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
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
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
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
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
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
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
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
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
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
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

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
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
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
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
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
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
厚不敢不躋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
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
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
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
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
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洒敗事不可復
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

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徽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

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

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
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
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
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
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
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
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
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
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

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
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
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
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
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
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机
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
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

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
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
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
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
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
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
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
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

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
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